

卷五十一

唐玄宗下

肩宗上

正印

通鑑



原件短缺

卷 50

單父則任
公齊國大治者
出入者又何勞
仁惠為政去而
蝗入其境亦
魯相五年而
一月而士化
績大都埒哉
者亢旱

省躬納諫如恐不及
聖政焜耀萬代瞻仰
天以實不以文者
皇上已見之行事矣
縷數而陳之者
皇上畏
天之誠如是
禮未
之四
聞者有以地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一

起唐玄宗天寶七載
至肅宗乾元元年

七載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

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
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
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
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初上自東都
還李林甫牛仙客知上厭巡幸乃增近道粟賦及
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謂力士曰朕不
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林甫

子茂

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謝罪。上意乃解。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胡氏寅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審能為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佐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讓。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已以取將相。他日雖有大柄假人。擁兵太重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哉。以貴妃從兄釗判度支事。

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尋賜名國忠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虢秦國夫人。與鉅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勅。四方賂遺。惟恐居後。上所賜與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他人有勝已者。輒毀而改為。虢國尤為豪蕩。

徐氏昭文曰。唐自高宗以後。數十年間。載羅女禍。明皇以英武之資。親定內難。何乃昧於近監。復蹈

聚麀之耻。而天下大亂。唐室由是日微矣。

八載。帝帥群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糶變為輕貨輸京師。屢奏幣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上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

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勅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曠騎。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器械耗散畧盡。府兵入宿衛者。

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

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也。耻辱其

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

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

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曠

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

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

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

兄擯。斥也。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

武備矣。

九載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胡氏 寅曰。明皇貴為天子。而悅人進食。使奢靡相驅。風俗相煽。咸陽之厄。尚食不隨。餐餌麥飯。歟餒而過。為後世戒。不亦著乎。

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

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得妙寶真符

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求得之。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

上悅

范氏 祖禹曰。秦始皇漢武帝皆雄才之主。乃為方士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寡欲。則邪諂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為惑也。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為幻以惑之。其神明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大亂也。

十載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命有司為祿山起第。但窮壯麗。不限財力。令中使護作。敕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遊宴。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襖。祿裹之。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范氏祖禹曰。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褻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

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歟。何其惑之甚也。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約為兄弟。祿山數稱溫才於上。會領河東。因奏溫為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為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露衣。林甫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即反手據床曰。

噫嘻。我死矣。祿山既兼領三鎮。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

劍南節度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敗績。制復募兵以擊之。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南詔王閣羅鳳忿怨。發兵反。攻陷雲南郡。仲通將兵八萬討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

辰壬

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閣羅鳳遂北。臣於吐蕃。制募兵擊之。人聞雲南多瘴癘。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軍所。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十一載。改吏兵刑部為文武憲部。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鉷伏誅。

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為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鉷弟戶部郎中鐸。凶險不法。鐸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作亂。有告之者。上以告狀。面受鉷使捕之。鉷

意鐸在緯所。先遣人召之。日晏。乃命捕緯。緯帥其黨格鬪。會高力士引禁軍至。擊斬緯。捕其黨皆擒之。國忠白上。鉞必預謀。上以鉞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為之辨解。上乃命特原鐸。不問。使國忠諷鉞表請罪之。鉞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鉞大逆當誅。勅希烈與國忠鞫之。獄具。鉞賜自盡。鐸杖死於朝堂。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

李林甫卒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上不之寤也。

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

國忠為人彊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時名不為已用者。皆出之。

十二載。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楊國忠說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

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中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棺抉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

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賜爵西平郡王。是時中國盛彊。自安遠

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間閭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

帝如華清宮

楊國忠素與虢國夫人通。至是往來無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鄣幕。道路掩目。三夫人從幸華清。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祭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於其前。

十三載。安祿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加祿山左僕射。祿山奏所部將士討奚契丹等勲効甚多。乞超資加賞。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眾心也。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

敢言者

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胡氏寅曰。以義言之。請見則食。今明皇昏蔽其德。乃食盡之象。日食不盡如鉤。為寵揚太真也。凡欲非一端。而貨色尤甚。徇于貨色。必踈賢人。此昏之所由也。遠色賤貨。必親賢人。此明之所自也。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故能立賢無方。日新其德。明皇誠能仰觀于天。俯求於已。知太陽侵食之咎。不在乎它。革而正之。其變亂為治。易危為安。猶反手耳。

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宓擊南詔。閣羅鳳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范氏祖禹曰。壅蔽之為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莫由置相。非其人也。

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

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范氏祖禹曰。明皇之言。未為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使相如姚宋。將如王忠嗣。復何憂哉。而以姦猾為賢良。是以禍亂已成。而不自知也。力士非有深謀遠慮。忠義過人。蓋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哉。

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同平章事。

十四載。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祿山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它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翹。呼外切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

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

祿山自歸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陳武備。然後見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祿山子慶宗尚宗女。在京師。密報祿山。祿山愈懼。上以其子成昏。手詔召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鞚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泄。上

託以它事撲殺之。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祿山踞床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還。亦無表。

臣等謹按高力士言禍不可救。明皇謂卿勿言。朕徐思之。楊國忠言祿山必反。明皇謂卿勿憂。朕自保之。夫以天下大計。出於此輩之口。幸其言之偶中。而亦不之信。况望其有忠言正論。出於聽納之下者乎。

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

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數以事激之。祿山由是決意遽反。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勅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於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反於范陽。命賈循守范陽。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大閱誓衆。引兵而南。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望風瓦解。北京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

討賊方畧。常清大言。請詣東京募驍勇。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

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

以高仙芝為副元帥統諸軍屯陝

以榮王琬為元帥。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

胡氏寅曰。太宗命將征伐。四克未嘗遣中貴人監其軍也。武后尚不肯以御史監軍。曰。自下制上。既非令典。又何以使人有功。玄宗寵信宦官。於是始遣邊令誠為監軍。基後世無窮之禍。上不法貞觀。下不及女主。何以保其國哉。

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

愷。御史中丞盧奕死之。

愷直陵切

祿山以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前鋒。常清所募兵皆白徒。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

高仙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

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仙芝曰。賊鋒不可當。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趣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怙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

東平太守吳王祗起兵討賊。

祿山以張通晤為睢陽太守。東畧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

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尉賈賁帥吏民擊斬通晤。有衆二千。詔以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

制太子監國。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年。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

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清池尉賈載。鹽山尉穆寧。清河尉張澹。饒陽太守盧全誠。河間司法李魚。及李隨。各

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真卿為盟主。軍事皆稟焉。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邊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齎勅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勅削其官爵。令還軍自効。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為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

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軍政無所統壹。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鬪志。

胡氏寅曰。大盜颶舉。國方阽危。令誠乃以私意誣奏兩將而殺之。明皇又直以國之成敗為戲。而使令誠肆其讒毒。以生士卒之怨。欲不亡。得乎。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祿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

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

為著此。乃陰謀起兵討祿山。崔安石。張通。幽等。皆

預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從

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

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

湊。使帥眾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眾。賊將高

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

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至者賞。

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

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

申丙

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邾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還十五載。肅宗皇帝至德元載安祿山僭號。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書侍郎。以李隨為河南節度使，許遠為睢陽太守。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

杲卿使其子泉明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通幽請偕行，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更其表多自為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承業使者至京師，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為衛

尉。朝命未至。而常山已陷矣。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囚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於是鄴趙等郡復為賊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李奐將七千人。李暉遣其子祀將八千人

救之。皆為思明所敗。

胡氏寅曰。杲卿拒賊。河北皆應。若賈循事就。賊巢

既傾。真可不逾旬時。坐平大慙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是何也。明皇保姦棄賢。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也。故制治保邦。必慎於未然之前。若車奔航沉。則人力有所不得施矣。

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郭子儀薦光弼

以為河東節度使。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召思義問計。即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南逢壁。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音傍水潛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

真源令張巡起兵討賊

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贲合。初雍丘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贲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眾。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眾。奄至城下。眾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棄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

東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以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

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

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真卿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

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以賀蘭進明為河北招討使。

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

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為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勅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等徵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

胡氏寅曰。真卿務下已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有可咨之策。而以不情與之。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不以郭李掎角。而進明是讓。真卿忠義奮發。而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

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

先是子儀光弼與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還常山。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祿山復發兵五萬餘人。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出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

賊往來者多為官軍所獲。賊眾家在漁陽者無不
搖心。祿山大懼。遂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
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
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
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
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屯灞上。令所
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恐為所圖。
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
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

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
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
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
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續遣中使趣之。項背
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
西原。乾祐先據險。官軍大敗。翰獨與麾下百餘騎
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
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以降賊。俱
送洛陽。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
走。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崔光遠為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宮闈管鑰。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是日。百官猶入朝。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大擾。不知上所之。四出逃匿。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既過便橋。楊國忠即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柰何絕其路。留高力士撲滅之。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

范氏祖禹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天子以一身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為君。離而去之。則為匹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十

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縣民

皆走。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

范氏祖禹曰。天寶之亂。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不得聞。豈不哀哉。夫壅蔽之禍。至白刃流矢交於前。六親不能相保。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槍搗其首於驛門外。并殺韓國秦國夫人。上聞。誼譁。出門慰勞。令收隊。軍

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見素之子也。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觀之。玄禮等皆免。胄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及虢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仙誅之。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明日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衆以為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

建寧王俊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俶。

俊皆太子之子也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絲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于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老。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是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絲。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

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至平涼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倓畧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

振

帝至河池。以崔圓同平章事。

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為相。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剗其心以祭安慶宗。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垪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

均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
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既克長安。賊將日
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
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逼之患。

帝至普安。以房瑄同平章事。

上之發長安也。群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
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垧。受恩最深。且
連戚里。是必先来。時論皆謂房瑄宜為相。陛下不
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
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

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
矣。即日以瑄為相。陳希烈罷相。上許以垧代之。垧
拜謝。既而不用。故垧懷怏怏。

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
平章事。

初。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
遊。判官崔漪。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
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
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
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

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胡氏寅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為諸人

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

上皇制以太子為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江陵。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上皇至巴西。以崔渙同平章事。韋見素為左相。

李泌至靈武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斬春。後隱居潁陽。上自馬嵬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上皇至成都

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賊將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

令狐潮攻雍丘。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緇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緇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

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巡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脅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以顏真卿為工部尚書

初真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即歛軍還平原。及聞郭李西入。始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

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

上皇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

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

使軍無乏用。上皇悅。以為租庸使。

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勅為誥。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瑄。崔渙。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

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疋。銜

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群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青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

司馬氏光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耻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鑿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畧。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目。上欲以為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為元帥。諸將

皆屬。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倓與泌掌之。

遣使徵兵回紇

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寀為燉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

葉氏適曰。祿山始亂。起於倉猝。雖極可畏。然未至

無可經營。若處置得宜。年歲自定。無故增立諸節度。而自作分裂。借回紇諸蠻兵。而召其侵凌。坐此二失。百六十年。與之始終。是祿山非能壞唐。唐自壞耳。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至彭原。解舍隘狹。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乾樹雞木耳也為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范氏祖禹曰。明皇播遷于蜀。肅宗越在草莽。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為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與。

寶冊至自成都

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群臣固請。上不許。寘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

胡氏寅曰。置壘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為皇帝。先欲建中宮。又欲建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

襲。吾誰欺。欺天乎。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徹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娣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天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勅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十月朔。日食既。

胡氏寅曰。肅宗始初清明。未有大過。而謫見于天。若是其大。何也。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慾。其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辯。肅宗乘危取位。愛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其賢子。使李泌不敢自

安。則三者皆失之矣。是以功業不遂。而禍亂繼作。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僭乎。使其克謹天戒。以正厥事。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以房瑄為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房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瑄以為御史大夫。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瑄有隙。且曰。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上由是踈之。瑄請自將兵復兩京。以李楫為司馬。劉秩為參謀。悉以戎務

委之。曰。賊曳落河

胡語曳落河猶華言壯士也

雖多。安能當我

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灋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上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瑄如初。

范氏

祖禹

曰。房瑄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

踈之。而猶以為將帥。是不知其臣也。瑄以讒見踈。而猶以討賊為已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

任瑄而瑄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死之。

史思明陷河間。景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即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波攻平原。顏真卿力不敵。棄郡走。思明攻清河博平皆陷之。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辯。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思明鋸殺之。罵不絕口。以至於死。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

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

永王璘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

初上皇命諸子分總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為不可。上皇不聽。以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謀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勅璘歸蜀。璘不從。上乃以高適為淮南節度使。來瑱為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圍璘。適與瑱陟結盟誓眾以討之。

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

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大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勅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

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張巡移軍寧陵。與賊將楊朝宗戰。大敗之。

令狐潮。李廷望。攻雍丘。數月不下。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眾纔千餘。每戰輒克。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

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勅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肅宗皇帝**至德二載。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嚴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豎李猪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莊

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曰。必家賊也。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為太子。襲偽號。尊祿山為太上皇。然後發喪。

殺建寧王倓

上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辯。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上賞慰。

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倓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胡氏寅曰。肅宗為太子。厄於林甫二十年。其憤排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惑於官女。聽讒殺子。曾不知戒。方在播越。巨寇猶存。已襲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無

自而有興復之理也。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光弼帥士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為約降。而穿地道周

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子奇以歸檀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與遠合。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

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為遠戰。自是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帝至鳳翔。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諸胡兵。性耐寒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

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韋見素裴冕罷徵苗晉卿為左相。

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胡氏寅曰。李觀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嬖六人。

庸何傷。君子非之曰。未有盡其心於女色。而又能盡其心於賢者也。於明皇見之矣。明皇忽九齡之言。及身履危亡而後思之。亦奚及哉。正使鄉也。用九齡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太真在宮。林甫在朝。九齡必見逐。殺一祿山。生一祿山。亦無救於播遷之禍。是故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而守成也。

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溝。
敗績

賊遊兵至大和關。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為司空副。

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畧盡。安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之。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請自貶。以為左僕射。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范氏祖禹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

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為賤。而施於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競。不亦宜哉。

房瑄罷以張鎬同平章事

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內。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嘗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尹子奇復寇睢陽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

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鬪。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所為皆應機立辦。賊伏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壕。立柵以守。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疆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霽雲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

廣平王倂。郭子儀。收復西京。

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鳳翔。廣平王倂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至長安城西。陳於灃。

水之東。李嗣業為前軍。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嗣業乃肉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稍定。於是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遲明歸。仁等皆遁。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

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滄水之東。軍民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命左

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曰。為之柰何。泌曰。今請更為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閒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柰何遽去。泌曰。臣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辦殺卿邪。

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陛下鄉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

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胡氏寅曰。鄴侯不事肅宗。正坐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寧捨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為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為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為首。張后寵於內。

輔國寵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卑。亦可知矣。

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况密邇群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

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竒問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竒以刀抉視之。所餘纔三四。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

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譙郡太守閻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

廣平王倣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

固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李泌歸衡山

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勅郡縣為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

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

官受賊官職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以甄濟為祕書郎。蘇源明知制誥

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亦使彊昇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

濟為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制士庶受賊官祿者。令三司條件聞奏。

上皇還西京

上皇至鳳翔。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着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為上着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

扶登殿。尚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執轡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入御舍。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出居興慶宮。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受之。

赦天下

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

徙廣平王俶為楚王

尋復徙為成王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追贈死節之士

李愬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
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

史思明來降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准律皆應處
死李峴以為賊陷兩京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

戚或勲舊子孫今一槩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
北未平群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
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
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
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
言群臣在鄴者聞赦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
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司馬氏光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希烈
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承平之日迎合取容
禍亂既作偷生苟免至乃媚賊稱臣為之陳力此

乃犬馬之不如。儻更全其首領。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乾元元年。以李輔國兼太僕卿。

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大赦改元。

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為年。

立淑妃張氏為皇后。

張鎬罷。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難以德懷。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為不切事機。罷為荊州防禦使。

立成王俶為太子。更名豫。

張后生與王伾纔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崔圓李麟罷。以王璵同平章事。

上頗好鬼神。璵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

以巫祝俚俗。上悅之。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為之言於上皇。杖殺通幽。而贈杲卿。杲卿子泉明為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素履。謙尸。棺斂以歸。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

慶鐵券。令共圖思明。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謀泄。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眾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囚思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云。陛下不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

以郭子儀為中書令。李光弼為侍中。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

軍容使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專以繕臺沼酣飲為事。諸將怨怒不為用。上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魯炆與平李奩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范氏祖禹曰。天子之師。使宦者為之主。是辱天下

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

郭子儀等拔衛州。遂圍鄴城。

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復陷之。

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峯拒之。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峯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斬處峯。處峯驍將衆所恃也。既死。衆無鬪志。光遠脫身走還汴州。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司馬氏光曰。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為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於

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一

才也夏商之正

欲從各藩之

有次第始為定

言之執事者願

已儒者稱帝世

五刑五流載在

易卷之

第七名蒲生汶

淄川縣學

第八名張惟康

觀城縣學附

第九名張尊周

平原縣學

第十名應震

濮州學

第十一名葉敬愿

德州學

第十二名宋子質

昌邑縣學附

第十三名汪承爵

臨清州學

名錄

七

